

我在国图修典籍——《永乐大典》修复记

朱振彬

2018年9月28日,“旷世宏编·文献大成——国家图书馆藏《永乐大典》文献展”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正式开展。此次展览展出了《永乐大典》原件12册、与《永乐大典》有关的珍贵善本古籍、舆图、名家手稿、不同时期出版的《永乐大典》影印本及海外收藏《永乐大典》影印本等文献,为公众勾勒出这部大典飘摇多舛的命运,展现了这部宏编巨著的不朽光辉。此次展览共分为“大典犹看永乐传”、“合古今而集大成”、“久阅沧桑惜弗全”、“搜罗颇见费心坚”、“遂使已湮得再显”五个部分,讲述了《永乐大典》的成书经过、价值与利用、聚散与流变,介绍了在政府与海内外人士艰苦卓绝的努力下,明珠还于合浦,在历史变迁中遭受重重厄运的《永乐大典》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历程。在展出的12册真迹中,有4册尤其熟悉,分别为5448号(卷6523)、5455号(卷8091)、2611号(卷13494)、4085号(卷11620)。回忆起十六年前修复它的情景,仍然记忆犹新。

一、命运多舛,零圭碎璧

1403年,永乐帝朱棣命令明朝三大才子之一解缙主持编纂一部大型类书,宗旨如下:“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,至于天文、地志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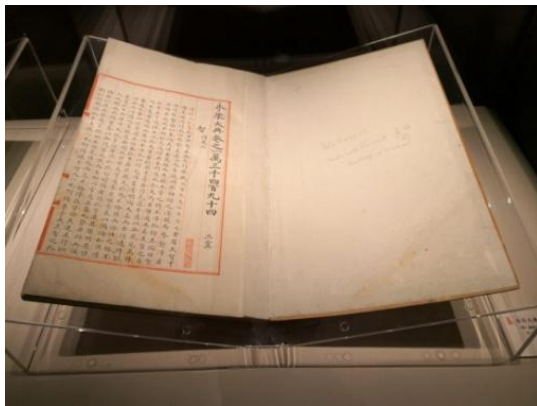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:《永乐大典》第2611号(卷13494)



图2: 在“旷世宏编·文献大成——国家图书馆藏《永乐大典》文献展”上观看2002年修复的《永乐大典》



图3:《永乐大典》第5448号(卷6523)、5455号(卷8091)

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之言，备辑为一书，毋厌浩繁”。解缙很快完成任务，永乐二年（1404）十一月即向皇帝呈送了初稿，名为《文献大成》。但永乐帝对初稿并不满意，认为此书“所纂尚多未备”，于永乐三年（1405）下令重修。至永乐五年（1407），第二稿完成，永乐帝很满意，赐名《永乐大典》。

永乐六年（1408），《永乐大典》完成抄写，此为永乐正本，藏于南京文渊阁。全书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，目录六十卷，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。共辑入“上自古初，迄于当代”之古今图书七、八千种，是上起周秦，下迄明初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大总结。以时间论，它比著名的《大英百科全书》早三百余年，以卷数论，它比现今存世的最大的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尚多出一万三千卷。

《永乐大典》编成后，一直深藏皇宫，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宫中着了一把大火，给嘉靖皇帝提了醒，他命令大臣缮写《永乐大典》副本，“重录一部，贮之他所，以备不虞”。历经五年，副本重录终于完成，但也是从那时起，正本即下落不明，仿佛人间蒸发，找不到任何损毁或有关去向的记录，只留下种种猜测，至今未见片纸只字。

副本虽然存世，却是命运多舛。抄录完成后，副本最初放置于皇史宬后收于翰林院。清乾隆年间修纂《四库全书》时，曾对大典作过清点，已缺二千余卷，尚存十分之九，大体完整。咸丰年间，英法联军入侵北京，翰林院遭劫，《永乐大典》亦难逃厄运。清廷议和后，当时的翰林院所在地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林立，翰林院官员监守自盗，早间入院，带一包袱，包一棉马褂，约如大典二本大小，晚间出院，将马褂加穿于身，偷《永乐大典》二本，洋人花10两白银便可买到一册。据统计，至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，翰林院的《永乐大典》仅存900余册。1900年，庚子国变中，翰林院被烧，副本多被焚毁或窃取。据清末民初雷震所著《新燕语·二卷》中记载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：“曾取该书之厚二寸许长尺许者，以代砖支垫军用等物”^①。由于屡遭劫难，目前，《永乐大典》已知存世仅有400余册，数量不足原书的百分之四。其中224册（包括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2册）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，其余大典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。正所谓，零圭碎璧，犹可珍惜。

二、装帧大气，尽显皇家风范

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或者说是书籍装潢形式十分丰富，自编以书绳，聚简成篇的简策装开

^①（民国）雷震：《新燕语二卷》卷下，新中国图书局铅印本，1914年，第3页。

始，就有了早期的装潢意识与设计实践。之后出现的帛书、卷轴装、旋风装、经折装、蝴蝶装、包背装、线装等形式，既展现了中国书籍史的发展演变，也从艺术上展示了书籍的不同装潢特点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装帧形式为包背装，关于包背装的产生年代，丘陵先生在其编著的《书籍装帧艺术简史》中认为：“包背装始于元代（有说最早出现于南宋），盛于明，清初也颇为风行”^①。《永乐大典》采用的是包背装，更确切地说应为硬面包背装。关于此包背方法，丁瑜先生认为：“用硬纸（作为）书面包背，是包背装早期的作法，形同现代的精装”^②。《永乐大典》的前、后书衣用多层宣纸托裱，成为厚度为 1.2—1.6 毫米左右的纸板，外用黄绢刷浆糊与前、后纸板及背包裹连接在一起。书衣连结好后，再与大典本身进行连结。连接方法与软面包背装不同，软面包背装书衣与书的连接是书衣四边回折，并与书脊（浆背）、前后护叶相粘连。而硬面包背装书衣与书连接的方法（以《永乐大典》为例），书脊并不浆背，又因《永乐大典》没有护叶，故大典与书衣的连接只依靠书衣与大典在书脊处的粘连。这显然不够牢固，为了增加牢固程度，在《永乐大典》的装帧时，在为书衣背面贴封纸的过程中，特意在靠近书脑的位置多留出宽 4 厘米左右的封纸富余，称做“耳朵”，然后把“耳朵”粘贴在书脑处，让书衣与大典连接在一起。这样处理，即增强了书衣与大典连接的牢固程度，又把书脑处的书捻掩盖起来，一举两得，十分巧妙。书衣上好后，整体观看，厚重的纸板，在皇家专属颜色包裹下，尽显皇家气派及庄重。在书衣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，题“永乐大典卷 XXX”，右上方贴一正方黄绢镶蓝边签，题书目及本册次第。



图 4：《永乐大典》外观（复制品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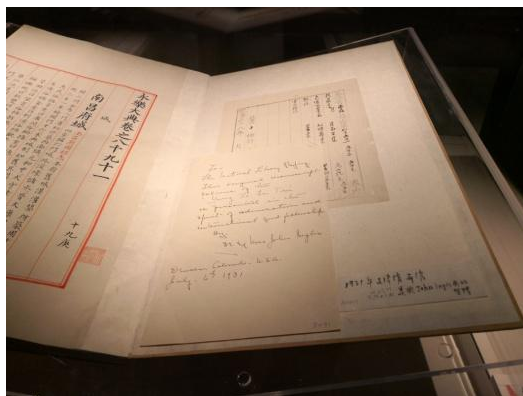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5：硬面包背装帧中的书衣与书叶连接

《永乐大典》开本宏大，单册高 50.3 厘米，宽 30 厘米，厚度大约为 0.8—2 厘米，大多二卷一册，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的。版框高约 35.5 厘米，宽 23.5 厘米，文武栏，版心

^①邱陵：《书籍装帧艺术简史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4 年，第 38 页。

^②肖振棠、丁瑜：《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0 年，第 90 页。

上下大红口，绘上、中、下三红鱼尾，上、中鱼尾间题“永乐大典卷 XXX”，中、下鱼尾间题叶次。朱丝栏，皆系手绘。

三、用纸精美，堪比“澄心堂”

《永乐大典》的用纸厚为 0.12 毫米，是以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，俗称白棉纸。所谓“白棉纸”实为皮纸，一般是指楮（构）等韧皮纤维的纸。笔者进馆时，老先生介绍纸张时，就说到棉纸，如迁安棉纸、河南棉纸、贵州棉纸等，其实这些所谓的棉纸大都是楮（构）纸（也包括一些桑皮纸）。有关《永乐大典》用纸的产地，潘吉星先生认为出自于江西南昌西山的官纸局所生产的楮皮纸。江西皮纸为明代一重要纸系，原产于江西广信府玉山等地。明人屠隆在《考盘余事》卷二《纸笺》中谈到本朝纸时写道：“永乐（1403—1424）中，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，最厚大而好者，曰连七……”^①。这其中提到的连七应是纸的尺幅大小，以尺幅大小相区分，还有连二、连三、连四之说。关于永乐年间西山官局所造之纸，明代江西新建学者陈弘绪（1597—1665）在其所著的《寒夜录》卷下中云：“国初（明初）贡纸，岁造吾郡西山，董以中贵，即翠岩寺遗址以为楮厂（纸厂）。其应圣宫西皮库，盖旧以贮楮皮也。今改其署于信州，而厂与寺俱废”。意思是说，明初始于江西南昌府新建县西山翠岩寺旧址兴建官办纸厂，供内府御用，朝廷更派宦官监造。所砍楮皮贮于当地应圣宫西皮库。由此可知西山官局纸为楮皮纸，更是内府御用。故潘吉星先生认为《永乐大典》用纸：“……即以江西西山纸厂所出楮皮纸抄写，此纸洁白、纸质匀细、厚实”。潘吉星先生更认为：“西山纸厂似为抄写《永乐大典》而于永乐元年（1403）所特设”^②。



图 6：《永乐大典》被裁余纸

《永乐大典》所用之白棉纸，纸质莹白柔韧，莹素灿如雪，是书写的极佳用纸，堪与南唐名纸“澄心堂纸”相媲美。澄心堂纸，南唐纸名。为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南唐最后一位国君李煜令内臣全盘承御监造、贮运，为皇家专有。因把此纸放置于皇帝批阅奏章的地方澄心堂，故得名“澄心堂纸”。从宋代人描述中可知，

“澄心堂纸”以浸楮皮为料，纸较厚重，这都与《永乐大典》所用纸张相似。因“澄心堂纸”重见于北宋，故南宋时即起而仿制。清代经学家孔广森曾赞《永乐大典》用纸云：“比澄心于宋纸，殊镜面于吴笺”。清内阁学士翁方

^①（明）屠隆：《考盘余事》卷二，《丛书集成》第 1559 册，商务印书馆，1937 年，第 37 页。

^② 潘吉星：《中国造纸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9 年，第 321 页。

纲在其所著《复初斋诗集》中，亦有诗云：“澄心堂纸欧阳诗，此纸年数倍过之。”^①极尽溢美之辞。另外，翁方纲在此集中，介绍了乾隆癸巳春“诏开四库全书馆，命翰林诸臣取院所贮嘉靖重录永乐大典，分种编辑，每卷尾有余纸，以赐诸臣”^②之趣事。关于乾隆帝将《永乐大典》余纸裁剪后赏赐官员之事，曾任乾隆时期分校《永乐大典》总裁官、《四库全书》总纂修的王际华在其所著的《王文庄日记》中，亦有记载。

四、初识《永乐大典》，竟无“头”无“脚”

笔者是1980年进馆的，后追随张士达先生于北京、南昌两地间，习古籍修复技艺。1983年春，学成归馆，正式在善本部修整组做古籍修复工作。到组不久的一天，善本组送过来一册待修古籍，肖顺华师傅招呼大家过来看，我们一看，竟是一册《永乐大典》，这便是我与《永乐大典》的初次相见。

俟后，善本组的同事介绍了此书的来历。1982年12月30日，善本组收到山东省掖县图书馆孙洪基一封来信，称其在堂弟孙洪林家见到一书，与自己在县文化馆学习时，墙壁上所挂日历中看到的《永乐大典》书影相似。善本组即派王玉良、姚永炬两位赶往山东鉴定，确认此书为《永乐大典》真迹，几经周折，终由本馆收藏。

此册为《永乐大典》的“门”字类，含3518、3519两卷，无封面，前后残缺，计存39叶零一小片。存留书页中，天头、地脚均已裁去，问其原因，原来是孙家的老人将这些天头、地脚裁下来剪了鞋样。但是，板框之内的文字内容并没有伤及。想来，大概是传统文化中敬惜文字和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观念影响了老人们，故不忍对有文字的部分“下手”。总之，大家觉得，虽然天头、地脚没了，但文字部分保留下来了，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识过了《永乐大典》真容后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修复此书，主要是让天头、地脚回到大典中，恢复其书品的完整。但接下来难点就出现了，那就是为大典选配纸张。如果选配旧纸，一是没有合适的白棉纸，二是即使找到了旧纸，也是一星半点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如果选配新纸，又不能体现大典600年古旧的面貌。于是，想到了组里藏的一批乾隆高丽纸。这批高丽纸原属故宫，其倦勤斋中的通景画的裱纸用的就是这批高丽纸，上个世纪50年代，这批高丽纸调拨给了北图。此乾隆高丽纸为桑皮纸，颜色为象牙白，与大典原树叶颜色相近，故决定用此纸修复大典。

^①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诗集》卷十六，稿本，第14页。

^②（清）翁方纲：《复初斋诗集》卷十六，稿本，第14页。

选好了修复用纸，还是不能直接用。原因是《永乐大典》的纸张厚度为 0.12 毫米左右，而乾隆高丽纸的厚度为 0.19 毫米左右，太厚了。还好这批乾隆高丽纸是“夹皮”，可从中间剥开，一破二后，厚度就与大典书叶的厚度相近了。剥时，由于乾隆高丽纸尺幅很大，每张高 118 厘米，宽 88 厘米，需 2 人配合同时进行，才能保证剥的匀，剥好后，高丽纸就可以使用了。接下来，整个修复过程由肖顺华师傅完成。此次修复意义，一是使此册大典得以完整保存，二是为 20 年后大规模修复《永乐大典》积累了经验。2012 年，国家图书馆特别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铜雕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，为即将开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设计铜质大门。经过反复酝酿讨论，朱先生最终选取“凌花双龟背”纹样进行创作演绎。该纹样就出自此册大典，这也突显了此册大典入藏及修复的意义。此次《永乐大典》文献展上，此册也位列 12 册真迹中，展现在观众面前。



图 7：《永乐大典》卷 3518-3519 “门”字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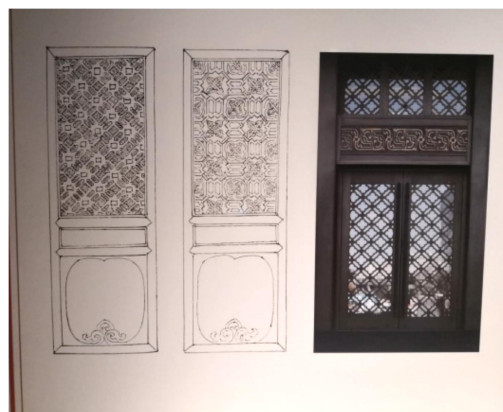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8：国家典籍博物馆正门
和参考纹样“凌花双龟背”图

五、再忆当年修复事，大典竟然装“洋皮”

此次，“旷世宏编·文献大成——国家图书馆藏《永乐大典》文献展”开展，勾起了笔者对当年参与修复《永乐大典》的追忆，抚今追昔，修复历程又一一浮现，仿佛是昨日之事。

2002 年，与《永乐大典》相关的工作陆续开展起来。首先，随着“中华善本再造”工程的开展，《永乐大典》的仿真出版及数字化等工作陆续开展，在数字化的过程中，发现不少馆藏的《永乐大典》破损比较严重，亟待修复。另外，当年 4 月，“《永乐大典》编纂 600 周年国际研讨会”在北京召开。与会专家对是否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修复展开讨论，多数意见认为，从保护和利用的角度来说，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修复是必要的。修复组提出的在遵循“整旧如旧”原则下，开展对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是可行的。基于以上背景，2002 年 10 月 8 日，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工作正式开始。

（一）《永乐大典》修复原则的制定

前面提到,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工作,是在遵循“整旧如旧”原则下进行的。所谓“整旧如旧”原则,是赵万里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主持《赵城金藏》的修复工作时提出的修复原则。其主要内容既是在古籍修复时,尽可能地保持古籍的原有特点,使经过修复的古籍在外观上尽量保持原貌,并保证古籍的资料价值、文物价值不因修复而受损。

“整旧如旧”原则提出后,一直做为古籍修复最基本的原则指导古籍修复工作。而在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中,遵循此项原则更具有特殊的意义。古籍流传至今,已成百上千年,我们所说的“整旧如旧”原则中的“旧”,绝不是恢复到几百年或上千年之前的样子。因为古籍流传至今,大多已经经过了多次修复,在这个过程中,其装帧形式大多不是初时的样子了,如2009年,笔者对宋刻《入注附音司马温公资治通鉴纲目》一书进行修复时,发现此书历经明、清两次修复,到此次修复时,已变为线装,原装帧形式以及书品大小都不得而知。所以,我们所说的“整旧如旧”中的“旧”,是要保持修复前,我们见到它的模样,而决不是恢复到它最初的样子。故在修复此部宋版书时,装帧仍保持线装。但与其它修复的古籍不同,在馆藏《永乐大典》中,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明代成书时的原貌,这就为恢复大典原来装帧形式成为可能。以原装做为参照物,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修复和复原,是开展古籍修复中的一个特例,是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前提下,坚持“整旧如旧”原则,开展古籍修复的一次实践,也为“整旧如旧”原则注入了新的内容。以上原则和思路,在整个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过程中,被很好地贯彻下来,并体现在诸多修复细节中。

（二）书叶的修复

我馆所珍藏的162册《永乐大典》,其书叶部分破损情况并不严重。这得益于两点:一是书叶纸张为质地韧性极好的皮纸。二是得益于厚度达到1.2—1.6毫米的上、下书衣的保护,最普遍的破损在书口处。为保持书籍原貌,决定在不拆开书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补缀。主要考虑的是《永乐大典》每册订有四个双捻,如果拆下纸捻,一是保证不了纸捻的完整,二也为修复后的复原增加难度。故决定不拆,采用的具体办法是“掏补”。由于《永乐大典》高达50厘米左右,掏补时,如果按常规的修补方法把毛笔伸进书叶背面修复,很难操作。因此,我们采用了把书叶放在正对修复人的位置,取一尺板,把涂抹了浆糊的纸条固定在尺板上,然后把尺板送入书口,找好位置,把纸条与书口压实后再撤板。破损部分也采用同样的办法进行,具体操作是把补纸放在书叶表面,用毛笔蘸清水在补纸表面划出破损轮廓,沿轮廓边缘撕掉多余的部分,在补纸上涂上浆糊,按照补书口的办法,用尺板推送到书叶背面破损处,



图 9:《永乐大典》中的水渍和焚迹

粘牢后撤板。为防止纸张的收缩，每修复完一叶就撤水压平，书叶压平、压干后，再补其余书叶。另外，所用补纸，由于有 1983 年的修复，故仍选用乾隆高丽纸。现在看来，揭开的高丽纸无论从颜色、厚度、韧性等几方面看，都与原书叶极为相似。

另外，在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过程中，还发现有水渍、污迹、焚迹、外力破坏等情况。在处理这些问题时，尽量地少干预。这些痕迹恰恰说明了《永乐大典》曲折的经历，这是《永乐大典》经历浩劫的标志，应该保留。另外，如果过多的给

与干预，对纸的纤维也会造成影响。

(三) 对装帧形式的复原

我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中，有相当部分被前人在修复过程中改为线装，如：藏号 4073 4088、7239、9654 号等。其中 9654 号（卷七千二百十三之七千二百十四），原书皮断裂为两块。前人在修复此册时硬皮包背改为蓝绢皮线装。有意思的是，前人在对此册进行改装时，原黄色书衣并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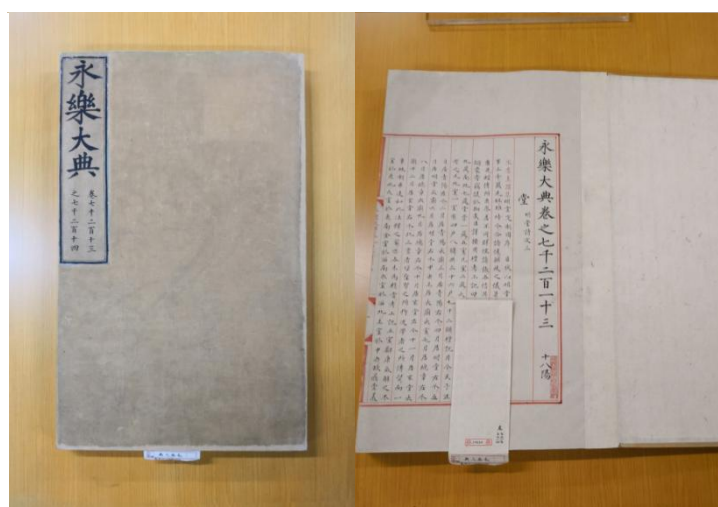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0-11:《永乐大典》第 9654 号（卷 7213-7214）修复后

有丢弃，而只是弃之一边。故此次修复中，按照“整旧如旧”原则，弃掉蓝绢皮，恢复了原书衣及包背装。

(四) 如何解决前人修复过程中所用材料不当的问题

在古籍修复中，我们所说的保持古籍的原有风貌，不但包括保持原有的装帧形式，还要包括在修复过程中所用材料要尽可能与原物相一致。如果材料使用不当，修复后，不但与原有风格不协调，而且极有可能给原书的保存带来危害。我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中，有相当一

部分就有类似的情况。

1. 书皮改为机制纸

《永乐大典》的装帧极具特点，为硬面包背装。我们现在所见包背装，以软面居多，著名的《四库全书》的装帧形式，就是软面包背装。软面包背装书衣的制作，通常是取一张托裱好的书皮纸，《四库全书》的书衣为一层绢，并托裱一层绵纸）与整册书的前、书背、后包裹在一起。而硬面包背装的装帧，以《永乐大典》为例，除以上步骤外，还要用十张左右的皮纸裱在一起，成为厚度为 1.2—1.6 毫米的纸板，做为前、后书衣，外用黄绢与前、后书衣及背包裹连结在一起。在此次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中，发现有一部分书衣中的纸板竟是机制纸合的，有一些竟是用一些上世纪 20、30 年代的俄文旧报纸合的板。这些装有“洋”书皮的《永乐大典》，应是海外回归的那部分《永乐大典》。1951 年，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图书馆将 11 册《永乐大典》归还中国、1954 年，前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满铁图书馆藏《永乐大典》52 册、1955 年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将所藏 3 册《永乐大典》赠还我国、1958 年，前苏联科学院把原藏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大学的 1 册《永乐大典》送还我国。这批用机制纸裱成书衣的《永乐大典》，在书叶处盖有外文章，或写有外文文字。应是上世纪 50 年代前苏联等国家赠还我国的这部分《永乐大典》。

用机制纸裱为纸板并做《永乐大典》的书衣，因为机制纸含酸量大，特别是上个世纪 20、30 年代的机制纸酸性更大，对大典的酸性腐蚀将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显露出来。随着纸板受潮，酸的释放更大，对大典的危害是巨大的。这一点，我们在修复大典和其它古籍时已有发现，用机制纸做为书皮，与书皮相邻的若干张书叶，它的韧性、颜色等都与其它书叶有所不同，就是受到了书皮的酸的腐蚀。在这次修复中，对于这部分“洋”书衣，如 4084 号、7243 号等，我们都弃之不用，而另用宣纸十张左右，裱为一板，做为《永乐大典》的新书衣。

2. 书皮为草纸板

在这次修复《永乐大典》的过程中，我们还发现一部分的大典的书衣为草纸板。草纸板，又名黄纸板或马粪纸板，表面粗糙，呈黄色，以稻草纤维为主要原料抄制而成。遇水、受潮后极易糟朽霉变。用它做为《永乐大典》的书衣，对大典的保存是不利的。以书号 5448（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）大典为例（图 12），书皮为草纸板，受潮、糟朽，并已经影响到书叶，书叶颜色变黄，有明显的水渍。修复时，换掉草纸板，改为宣纸合板。有此情况的还有书号为 05449、05448、05455 等。另外，有的书衣，虽然是原板，但已糟朽。原因是受过水的侵害并使纸板受潮造成的，很显然，这与其曲折的经历有关。同时，糟朽的纸板已影响到书叶，

受影响部分纸的颜色已变深。如 4085（卷之一一六二十）号、2611 号、2612 号等册。对于这部分，也进行了撤换。（图 13）



图 12:《永乐大典》5448 号（卷 6523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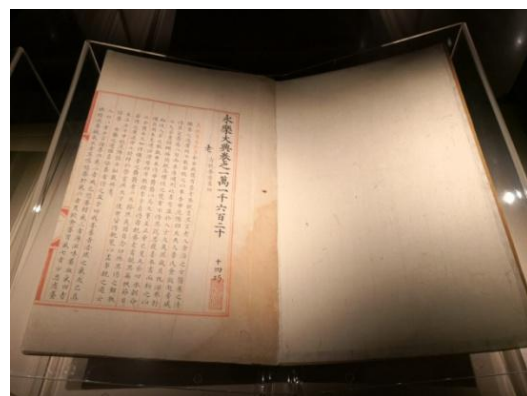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3:《永乐大典》4085 号（卷 11620）

另外，大典纸板外裹一层丝织品，为黄绢。从外观上看，明代的绢与现代的绢并不相同。现代绢比较细腻，而《永乐大典》所用黄绢经纬线比较粗，也比现代绢厚重。据修复前统计，缺封面或更换的占待修复大典的百分之三十一，封面破损占待修复大典的百分之五十。这就需选与大典相匹配的丝织品，用作大典封面已缺部分的配置及破损部分的修补。为了能选到适合的丝织品，我们去了多家布店选购，终于在前门瑞蚨祥选到了一种与大典书衣用料近似的生丝制品。买来的丝织品为乳白色，为了与大典书衣颜色相一致，又用国画色进行了刷染。

3.新纸板的收缩问题

在合制新板的过程中，遇到了一些麻烦。新板合好后，比对书的大小进行裁切，并与黄绢粘贴后，即按前面所述《永乐大典》中书衣与大典相连的方法进行连接。几天后发现，按书的大小裁切的纸板全变小了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，经过分析，得出结论。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时间是在冬季，白天，修复室有暖气，下班后，暖气就停了。纸板收缩，就是因为昼夜温差大，热胀冷缩造成的。原因找出来了，解决的办法是，观察纸板的收缩，看其稳定在什么长度上。再次裁板，把缩掉的尺寸也算进去。比如，大典书高 50 厘米左右，连结后，纸板缩小了 5 毫米，那就实际裁 50.5 厘米，把缩的量也加进去。采取这种办法后，纸板缩的问题就解决了。

以上是借此次《永乐大典》文献展览之际，展开的一些回忆，是对十六年前亲历过程的一个回顾。《永乐大典》的修复工作自从 2002 年 10 月 8 日正式开始，到 2003 年 4 月底结束，历时半年有余。在这一时间里，我们按照“整旧如旧”原则，对《永乐大典》进行了修复。恢复了《永乐大典》原有的装帧形式，采取了一些措施，消除了对大典保藏不利的因素，取得了一些宝贵经验，而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今后的修复工作无疑是有极大益处的。